

罪
惟
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十一中

秦紘

秦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景泰二年進士為南道御史以忤臺長軒號降北黃驛丞起雄縣令中官游獵擾民紘撓之不如意反為所誣禍不測百姓走聲登聞鼓訟紘冤得宥調府谷再轉秦州以艱去秦民哭留之還任成化中為鞏昌知府歷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鹵柴溝堡以副都移陝西秦府旗校往恣睢部民紘至捕治之王不能堪訐紘凌蔑親王禮逮下詔獄籍其家止得一黃絹故衣上大嘉歎賜鈔旌勸改撫河南汪直巡邊所過都御史伏請

若下吏。絃獨與抗禮。疏直。驛騷郡縣。直不知也。直還上問諸所歷巡撫。直獨稱絃。上出示直。絃疏直叩頭曰。能疏直。直是以賢之上。以直服善。不問入為戶部右侍郎。上晚年頗惑方士。以絃不稱。有內旨降廣西叅政。弘治改元。王三原恕薦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坐論御史姜洪為臺省論駁。罰俸一月。陞右都御史。出總督兩廣。破岑欽鵬鵠嶺。還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龍水後山賊。奏劾總兵柳景貪汙。景請壽寧侯為上解免。景乃按他事反誣絃。上亦逮絃還去官。臺諫交章論救。不報。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景賊已著。陛下特免之。願賞不及絃。是獎善而除害者。猶復得罪。

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肇慶府同知張吉亦抗章極論絃
誣上悟。乃召起為南京戶部尚書。掌部五年。致仕去。十三
年。鹵犯固原。以戶部兼左副都御史起撫陝西。明年詔設
總制府於固原。俾絃總制三邊。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
望城屯田。絃自以意造布甲輕車以銳制勝。先後斬首鹵
九千。修城堡。闢窖一萬四千。所剽山崖三千里。加太子太
保。尋革總制。召還部。致仕。明年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
絃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
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

論曰。秦襄毅良遠才。非止強項。碩勳。景為景所反。歟。而

官直獨不叩前跪之黃絹上方知絃深也雖直不能二
可碩棄教之素能奪直然則直以無所奪忠為直扣

林鶚

林鶚字一鶚，淞江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以鶚獨持正，推摠三法司奏案，監試順天內閣，以其子不得舉，奏鶚私其兒子林挺，覆試挺無弊，事乃白。英廟復辟，簡鶚知鎮江，特異之。召見文華殿，賜宴，給路鈔。鶚至，即奉宣德意，諸善政以次舉行，不言前人非。某曰：必如是，乃是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撫臣欲別鑿河避之。鶚按京口，聞井露壩，得古運河故跡，請浚之。道里近而功省，居六載，再調蘇州。鶚更以簡靜生鎮之，緩急各有次第。時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筭皆圖久遠利，始大信服。蘓學廟像歲

又剝鷄曰塑像。佛教也。我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宜遵行。孔子主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親所為塑像哉。成化初。起遷江西按察使。得憲體。寬獄多所平反。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誣惑鄉俗。鷄寘其魁于法。怪乃息。厯布政使。左右歲饑。奏戒恒賦十五萬石。陞南京刑部侍郎。內艱去。召入刑部侍郎。未幾卒。官貧。無以為歛。鷄厯中外一十六年。家無百金積。田不增一畝。事毋極孝。官已三品。毋稍有不悅。跪請移時。必毋悅。乃起。人稱篤行。嘉靖中。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論曰。一鷄。但言是不必人非。而我。是故其是者。人不非。

求己之學也。願得之母教為多。吾願明末東林講堂奉
林母之教。可以無弊。

王越

王越字世昌，山西濬人。博覽為文章，走筆就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脾胃當世成景泰中進士。方對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不可得。及秋，朝鮮貢使附越策來奏。其王方視朝，一物空下，收視之中朝進士卷也。不敢沉沒，敬以聞。景皇帝撫視名姓，咨嗟久，曰：「識之，當無任風憲以顯者乎？」歷監察御史。英宗復辟，覩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束濕僚吏而越于臺事精，所建畫多出深意。表以故深嘗難越。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大司鹵警上曰：「安得如韓雍者撫之？」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

而短其袂。工熟視良久曰：此非故快御史，可使弁而將也。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鹵稍徙去，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鹵于崖窩川，遷左副。又破鹵于黃草梁，進右都。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越始多選驍勇跳躍前搏戰，專以設伏邀鹵，教成功名。尋謀知鹵可汗滿都魯、李羅忽兒加恩蘭三酋自河套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于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晝夜走三百三十里，及紅鹽分兵千餘為十伏，而身与寧等分兩哨襲其營，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穉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

至常州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鹵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失利歸而虜帳妻子畜產皆盡乃相顧痛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尋進兼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復詔保國公永為平鹵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戮謀鹵帳在威寧海選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鹵西犯邊

之鹵狼狽出戰。遂破鹵，斬首鹵四百三十七級。鹵還男婦
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
封奉天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
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世襲。越既封，不當。淩頌都察
院而越顧不肯就。西班是時益精心事汪直，以自固。上嘗
內晏，有優人傅粉，榮太監極豪，手持二斧縱橫。傍問之曰：
「直恃此二錢耳，不得無能為。」蓋指王越及陳鉞也。上笑勿
罪。久之，淩出師大同，得小捷，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
百石。淩錄一子官，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十二營。尋淩命
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時鹵已退，乃巡延綏。

會鹵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
塔兒山。參將夫玉敗之大索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三里。
塔。斬首鹵三百七十人。功最多。鹵亦創懼不敢近邊。捷聞。
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之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猶
與直共一鎮。三人學士萬安等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
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于南
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直八
罪。因并糾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
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也。弘治初。赦還。
卿尋上書自列冤狀。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奢華。自

奉君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使財往來。若流水。魏知人。寵
單豪傑。人願為之死。机事百端。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
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臣為王吹火久矣。寧有以相酬者。
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
觴侍。而一千戶詞鹵還。即召入。與談鹵事。甚相大喜。曰。寒
矣。手金危。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危
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美麗者。曰。欲之乎。以與汝。
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加積功。至指揮。嘗襲鹵。將及風暴
起。且退。一老卒前。請勿退。越下馬拜之功。成。推卒為千戶。
尋中旨召越。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阻會西鹵犯邊急。

吏部屠滸故以越見知請起越為總制而內臣李廣陰贊之加越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許便宜越至擢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後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不問越坐憂忤卒年七十有四贈太傅謚襄敏

論曰持之者非其人耳二斧故能批賊曰非二錢無能為或曰匪直二錢無能為此時直權無不可故借一麾而萬里靡伏抗直而能坐制塞外者無之矣咸寧嘗與保國猝遇虜主客不相當永不進咸寧戒勿動列陣自

國久乃令棄鞍走。卿故無反顧而身殿之。及營語永吾
稍示不足。自促及矣。蓋智略過人。吾悲其不遇。已而委
身權傍也。

此段文字為背景，內容模糊，難以辨認。